



新 一 藏 書 事

两个班长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两个班长.....	(1)
“排除故障”	(13)
爭 旗.....	(21)
送鸡蛋.....	(30)
小邢和铁脚板.....	(38)
野 炊.....	(45)
一个小纸包.....	(54)
強 渡.....	(59)
伤 疤.....	(64)
一发教练弹.....	(71)

两个班长

范 尚 德

上午，工兵連的“电点火爆破比賽”，在爆炸的轟鳴声中宣布結束了。一位个子不高的战士，随着炸藥的爆炸声，他紧鎖的双眉刷地一下子展开了，脸上显得很得意，他从衣兜里掏出个小本子，在上面写着：“成績五分五十三秒整。”心想：“就凭这个成績，‘冠軍’是稳拿了。”这时候，从他身后走来一个人，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說：“二班长，你們班这次的速度确实不慢啊！”二班长回头一看，是老班长。笑了笑說：“快啥？你們也不慢嘛！才五分五十八秒。”他把“才五分五十八秒”这几个字說得格外重。这位老班长沒有理会这句话，但是好象要說什么，刚要张嘴，“嘟——”集合的哨声响了。

从訓練場回来之后，战士们三三两两、七嘴八舌地議論着这场比赛。有的說：“这次比賽二班可真

玄乎，就差五秒鐘又得輸給一班了。”有的說：“比賽，師傅輸給了徒弟，这可是个新鮮事儿！”那位問了：

“怎么，一班长是二班长的師傅？”对！可你要知根底，还得听我一点点地說。这二班长，叫卜秋石。在家是个学生，一九六二年八月他中学一毕业就入伍了。来到部队就在一班当兵，他当时的班长就是現在的一班长，叫丛占发。丛占发看卜秋石聪明好学，打从心眼里喜欢他，恨不得把自己在部队里学到的一点东西，一下子全都倒給他。这卜秋石也确实不含糊，跟着老班长一块儿，摸爬滾打，再苦再累他从沒說个“不”字。不过，卜秋石有个毛病一直使老班长撓头。他好凭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，不求甚解、不求实际，結果是样样通样样松。虽說是有这么个毛病，可几年来他从老班长身上确实学了不少东西，进步得也一直挺快。今年春天卜秋石被提升当了班长。可連里的同志一提起卜秋石，还是把他称做是一班长的徒弟。这就是他倆之間的根底。

話又說回来，這場比賽，战士們七长八短地議論紛紛，在連部里几个班长議論得最热烈，到底誰胜誰負，把优胜紅旗給哪班還沒得出最后結果。因

为連长一直不下結論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中有个緣故，那一班长从进連部一直坐在窗戶旁边不吱声，連长对一班长了解得那真是小葱拌豆腐——一清二白，今天連长見他一直沒发表意見，知道里面必定有事儿。那末，是什么事儿呢？就是在上午比賽的时候，二班长只顧速度快，沒用欧姆表导通綫路，就开始点火。这事儿，別人都不知道，可一班长从占发却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。在会上，一班长嘴里虽然沒說什么，可心里却用未来战争的尺度，在严格地衡量着二班长对待訓練的态度。會議已經进行很长时间了，連长看其他几个班长的意見基本統一，于是問丛占发：“一班长，說說你的意見！”一班长沒有立即回答，两只眼睛直盯着坐在他对面的二班长，希望他能自己說出来。可二班长却眯縫着两只眼睛，乐滋滋地在等待老班长的表揚，已經沒有再說什么的意思了。一班长于是坚定地說：“我不同意把优胜紅旗发給二班。”接着說出了自己的理由。卜秋石一听，滿脸气得通紅，立刻站起来辯駁：“咱使的这些电綫明明都是好的，有啥可检查的！訓練一次导通一次，那不过是走走过場、摆摆样子。”連长一听

这话，脸刷地严肃起来，两眼逼视着二班长，感情十分激动地说：“卜秋石——你把毛主席的教导记哪去了？难道我们今天训练都是走走过场、摆摆样子？美帝国主义在南越杀人放火难道你不知道？难道你不知道我们随时要准备援越抗美？难道将来在战场上打仗就象你想得那么简单？二班长，你错了！”这一番话说得二班长目瞪口呆。一班长也深深地感到自己有责任，是自己没有把二班长带好。会议在这严肃的气氛中结束了。

二班长从连部出来，嘴里没说啥，可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眼看已经到手的红旗，让一班长说了声“不同意”就给吹了，心里越想越窝火，耷拉着脑袋回到了班里，进屋一屁股就坐在床上。班里的战士看班长回来了，“呼啦”一下子，围了上来探听结果。这个问：“班长，怎么样？”那个问：“红旗给哪班了？”二班长一听就烦得慌，把帽子一摘，猛往床上一扔，站起来气冲冲地批评大伙说：“吵吵啥？红旗、红旗，咱比赛又不是专门为了夺红旗，是为了练过硬。”顿时屋里静了下来，接着二班长把大伙招呼到一块儿说：“过来，过来，都坐下。咱这次没得

上沒关系，以后大伙爭口气，要多想着点儿，可別再出漏子了……”

話分两头，且說一班长拿着紅旗剛出連部，一个战士看班长把紅旗給扛回来了，甭說心里有多高兴，蹦蹦跳跳地跑回班报喜，身子還沒进屋就喊开了：“哎！大伙快出来，班长把紅旗扛来了。”屋里的战士跑出来問：“真的？”“那我还能騙你們。”一个战士一揮手說：“快走，接紅旗去。”一班八九个人拥着班长进屋之后，一班长把紅旗朝大伙一亮。大伙的眼睛一个个瞪得溜圓，爭着搶着看紅旗，可就是沒有注意到班长的表情。这时候，一班长那张黑紅的脸上沒有一絲喜悅的神色，冷冷地問大伙：“这紅旗是留下还是送回去？”战士们一听都感到奇怪：“怎么剛拿来的紅旗就要送回去？”一班长看大伙都不吱声，心里明白。于是决定利用这面紅旗，讓大伙受一次教育，說：“咱們今天的訓練比赛目的，是为了練消灭敌人的本事，把技术練得更过硬，可决不是为了夺紅旗好脸上光彩。再說，这次比赛从時間来看，二班比咱班快，这說明我們还不过硬，就是把紅旗留下，我看也不光彩。”說完，他讓大伙发表意

見。可是戰士們听了班長說的這番話，都覺得是理。當然沒別的可說，一句話：把紅旗送回去。一班長丛占發一看大伙回答得這樣干脆，望着大伙笑了……

比賽的事過去之后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二班長出操一回來，就忙着讓大伙把內務好好整整。自己一邊帮着迭被子，一邊說：“待會兒，連里要來檢查，今天一定要整得象個樣子，別讓人家看了窩窩囊囊的，顯得咱班一點戰鬥作风都沒有。”随后，又讓幾個戰士把室內打扫得干干淨淨。說句實在話，二班今天的內務整得確實漂亮，被子迭得板板正正，褥單鋪得平平展展。過了一陣兒，值班員領着幾個班長从一班出來，開始到二班檢查。二班長把門一開，自己先進屋走在頭里，好象讓大伙參觀似的，前前后后，里里外外領着大伙看。幾個班長一看，都說內務整得不錯，二班長听了大伙這番表揚心里甭提有多美了，嘴角向上翹翹着滿臉是笑，他心想：“你們好好看看，到底咱班過不過硬，从這內務就可以體現出來。”看完之后，幾個班長剛要走，這時候，一班長丛占發一回头突然發現，有一床被子沒安措

包帶，他兩腳馬上停了下來說：“等一会儿。”他眼睛看着二班長，手指着那床被子問：“秋石，這床被子咋沒安揷包帶？”二班長身子往前走了幾步，一看也楞住了，他剛才的那份高興勁兒，頓時消失。其他幾個班長也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感到十分意外。二班長只好尷尬地說：“那床被啊？他是個新兵……”一班長一听，覺得二班長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的責任，更覺得二班長的戰備思想不牢，於是臉漸漸地沉了下來，越來越嚴肅，正要說什麼，可是一看二班長的臉已經漲紅了，便把口氣緩和下來說：“秋石，他是個新兵，可你不是新兵了。這要是有個突發情況，你們班能馬上拉得出去嗎？再說敵人可決不會因為你們班有新兵，就會原諒你們班。”二班長聽了心裡不自在，白了一班長一眼說：“行啦，以後我注意！”心想：“真倒楣，又讓他挑出刺來了。”幾個班長瞅瞅二班長，又到別的班去了。檢查完內務之後，二班長回到班里飯也不想吃，總覺得一班長有點小題大作，故意找毛病。心想：“等晚上有空，我非得找他好好談談不可。”

話說到了晚上，同志們有的聊天，有的學毛主

席著作。一班长这时候，捧着一本毛主席著作看得正来劲儿，他看着看着猛地站了起来，把书一合出去了。他到哪去了？到二班。因为他看到毛主席說革命部队里同志之間應該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这話，覺得最近二班长的思想有些不对头，虽然說和自己沒啥关系，可也有責任。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来到了二班門口，透过窗戶往里一瞧，二班长一个人坐在床边好象在考虑什么事呢。一班长进屋后向二班长招呼說：“秋石，一个人琢磨啥呢？”二班长抬头一看，是一班长来了，心想：“我正要找你哪。”于是他站起来，勉强向一班长笑了笑說：“一班长，来坐一会儿，我正想要找你談談呢！”一班长一听笑了起来，拍着二班长的肩說：“赶巧了，我正是想来和你唠唠的。走，咱倆到外边去唠。”事不湊巧，两个人剛走到門口，還沒把門推开，突然外边响起了一陣急促的哨声，是紧急集合。这场談話只好停下，各自回班准备集合去了。

队伍来到訓練場严陣以待。天色还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出連长站在队列前面，在作战斗動員。連長說：“今天夜間的实战演習，要求大家必須帶着敌

情、从难、从严。做每一个动作都要考虑到这是实战。这也是对我们每个战士的一次战斗考验……”

接着连长分配了战斗任务。一班和二班的任务仍然是电点火爆破。但是要求他们务必在十五分钟之内完成任务。连长在交代任务时，“十五分钟”这几个字的语气说得很重。一班和二班领受任务之后，开始领取爆破器材。那成想，欧姆表只带来一个，这时候二班长来了个手急眼快，把欧姆表一把抓了过来。其实连长早就看在眼里，没让二班长拿走。说：“你们两个班，谁先敷设完线路，谁先用。”二班长只好把欧姆表放下走了。

演习开始的信号发出后，各班都在紧张地进行作业。一班长仔细检查了各小组和每个战士的动作，以及线路敷设和炸药安置的位置。直到最后认为完全符合实战要求之后，才跑步去领取欧姆表。说也赶巧，二班长也来了，几乎是同时到达。看来这确实叫连长为难。其实不然，连长心里有底，有意想考考这两个班。当然，除了考他们的军事技术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考他们训练为打仗的思想。便说：

“欧姆表让敌人的炮弹炸坏了。”欧姆表可能坏这是

一班长从占发意料之中的事儿，他二话没说转身跑了回去。可这对二班长来说，实在感到措手不及，他不觉脱口而出：“欧姆表坏了，那怎么办？连长……”连长立即说：“这是战场，一切都是可能的，时间不允许我们有半点犹豫。”二班长只好硬着头皮回去了。由于二班长平时训练的时候很少要求战士们想着实战，当然也很少发扬大家的智慧。眼下只好抓瞎了。

时间一分一分地减少。一班长正在发动大伙想办法出主意呢。有的说：“我们用手摸着检查。”有的说：“不行，这不符合实战要求，再说速度慢时间也不允许。”又有一个战士说：“我看是不是可以用手电筒试试。”一班长一听，两个眼珠一转，猛然想了起来：在家不是试验过吗？一拍大腿说：“对呀！”可是夜间作业不准有光，否则会暴露目标。其实一班长已经胸有成竹，他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的信号灯是暗光不会暴露。”欧姆表的问题总算解决了。这时候，一班长一看表，离起爆时间还有五分钟。他把副班长叫在一边说：“你先一个人在这儿指挥导通线路，我到二班去。”“班长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，还到二班

去。”“战斗的胜利不能只靠我们一个班，我走了。”一班长说完，头也不回地向二班跑去。

时间由五分钟减少到四分钟、三分半钟、三分钟……这时候二班长已经急得挠耳抓腮，额上的汗珠顺着两腮往下淌，他坐在一块石头上狠狠地挠着头皮，好象能挠出办法来似的。战士们一个个也心急火燎地发急，一个战士再也憋不住了，说：“班长，我们用手摸着检查吧！”二班长看了一下时间，实在太紧了，不能再憋下去，否则这场战斗就会以失败告终。他只好狠心说：“用手摸。”正在他要下令的时候，在他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等一等。”二班长顺着声音一看，来的是一班长。一班长从占发一边喘着一边说：“二班长，用信号——灯，检



查——检查綫路。”二班长一听恍然大悟，这真是临危得救，他再也顧不得什么。說时迟，那时快，他馬上取出信号灯，立即命令导通綫路。綫路导通后一声巨响，炸葯在十五分鐘整的时间內爆炸了。爆炸的声音过后，二班长长地吐了口气，两眼望着一班长，喊了声：“老班长……”跑过去，两只胳膊紧紧抱住他，一种感激、慚愧的心情交織在一起，不知道說什么才好。停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說：“看来不是綫路不通，而是我的思想不通。”一班长意味深长地問他：“現在呢？”“現在我全通了！”說完，两个班长都笑了……



“排除故障”

孙建新

天都黑了，方明的零七号車还没回来。副班长黎志平心里很着急。本来，拉四趟砂子，晚饭前早就应该完成任务了。可现在都八点了，为啥还没影呢？黎志平在脑子里划了不少问号。正在他坐不稳馬鞍鞅的时候，嘟嘟……一陣短促的哨音，打乱了他的思路。“紧急集合！”他陡然一震，这对他来说，并不感到意外，平时思想上早有准备，不过今天方明没回来，往哪拉他不知道。使“战斗”减员也许会影响整个行动？到底怎么办？他来不及多想。他知道，哨声就是命令，急忙打起背包，带上方明的东西，全副武装跑了出来。

一会儿，全連集合完毕。值班員报告了人数，連长下达了命令：“发动車輛，全部出动。到公路左侧团集合地点参加編队！”

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公路上出现了两道亮光，一会儿，一辆汽车飞驰而来，来的正是方明。连长迎上去，低声命令道：“方明，把大灯关了。一点敌情观念都没有！怎么才回来？”“报告连长，我没带工具包，车出了毛病，借工具修车耽误了时间，来晚了。”“整天吵吵战备！战备！出车连工具包都不带，简直是乱弹琴！”这时，通信员跑过来，“报告连长！指挥部要你马上去接受任务。”“好。方明，车进入队列。黎志平，你就跟他的车。”连长说罢，一阵小跑奔向指挥部。

黎志平上了车，听方明在那直嘟囔：“哼！我也没耽误集合，赶上就行了呗……”方明这小子，入伍前是高中学生，很聪明，不管学什么，一点就通。就因为这个，有点翘尾巴啦，部队搞战备，他却满不在乎。说什么：“当兵一年多了，也没见打起来。”说穿了，他就是战备思想没落实。到了节骨眼儿上，他真抓瞎！今天集合来晚了，连长批评了两句，他打心眼里不服气。黎志平看他嘟嘟囔囔的，在旁边开了腔：“还嘟囔啥！这要是打仗该咋整？”“这不是没打仗吗？”“同志，你的战备观念哪去了？”

現在老出毛病，能開得動，連得上？”“我也不是沒完成任务。”“要完成战斗任务。象你这样儿，拉出去千儿八百里，还不拖零碎嘍！”“平常啊，紧急集合还不是兜一圈就回来。还能拉到海南島去？”

黎志平听了他这几句噎人的話，心里这个气呀！又不好发火，慢慢儿說他还听。忽然想起，方明还没吃飯，想着就去掏挂包。这时，出发的命令突然传了下来。前边的車已經徐徐开动了。黎志平急忙摘下挂包，“来，我開車，你先吃点饅头。”方明說啥也不干。他正在火头上，鼓着一肚子气。踏下离合器，挂上挡，一踩油門儿，鳴——車往前猛一窜。黎志平可沒注意，后脑勺子咣噹撞了一下，弄得他哭笑不得，只說了声：“慢点！”

其实方明也不是成心。本来，来晚了，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儿，連长一批評，又跟副班长頂了两句，情緒就更上来了，踩油門儿脚猛了点，把副班长磕了。这下他又感到过意不去，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可他一想到副班长那囉嗦劲儿，就气得慌。什么战备啦，打仗啦，这还用你說！正想着呢，猛然看見前边有个水坑儿。副班长拽了一把方向盘，沒